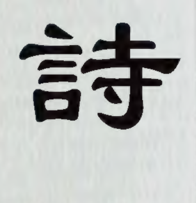


# 詩益

# 詩益卷之十九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韶江纂

## 雅歌辨

古者雅樂歌詩之義，秦漢以來，其亡已久，詳者不可得聞。今略採其說之見於傳註者而爲之辨。昔三家歌雍，孔子譏之，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由此言之，凡歌詩必從其類。左氏亦曰歌詩必類。此語蓋古樂之遺意歟。類者，義之所由生也。義有取則歌之，義無取，非僭則謬矣。故天子諸侯以下異其等，祭祀朝會燕饗之用異其宜，而

風雅頌之詩辨爲孔子所爲正樂也說詳見後故凡傳註所載聲歌之說雖有不同然以孔子譏歌雍之義與編詩之意合之其得失可推而曉也今列其說如左。

春秋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衛甯武子之言善矣夫其與孔子論歌雅之意曷異焉然當世諸侯大夫僭禮者多能深達大義如武子者其人絕不可復得叔孫氏以下蓋不及焉故孔子自衛返魯而正樂其大旨略具今三百篇中說見後論語條下其他傳記雜載之說益多當世失禮之事與聖人正樂之旨實相反故特採其正者冠於首以著其概云

春秋傳叔孫豹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三夏肆夏韶夏納夏也其詩今亾或曰時邁執競思文者誤辨已見本篇左氏說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叔孫不敢與聞以此推之亦可得雅歌之義但今詩已亾其實未有考耳附詳後周禮條下大雅文王篇乃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蓋非爲朝會燕饗樂歌作者如小雅鹿

鳴以下。燕飲羣臣諸詩，篇中自具燕飲意，而不及朝事；乃是爲燕飲樂歌作者。大雅文王篇周公推美文王之意，以戒成王，而不及燕飲。故等非爲燕饗樂歌而作義者，分別自見。○又按文王本大子集傳已爲周公立之樂官，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周公作詩後，或實於成王朝會諸侯時歌之，亦所以戒成王也，朱子云云。然玩當時作詩之意，實非爲朝會樂歌作也。故篇中亦絕不及朝會事。又如兩君相見，是以諸侯會諸侯耳，而歌陳戒天子之詩，凡篇中對天子語。其於諸侯義奚取耶？若然，歌之則與三家乎何異。如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萬成王化，命天子有天下之天命也，萬邦作孚，亦天子之事，至孔北皆非對諸侯。盡大明縣追大王王季文武之德，以戒成王，義同文王篇。

小雅鹿鳴之三，亦天子之正雅也。已見前總說。蓋周室

變禮之初諸侯燕射或用之。說見後儀禮條下。故叔孫氏舍彼取此然已非其本作詩之意矣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其不及寗武遠矣。

春秋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

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此曰譏者言陳列國之失如細已甚民弗堪國無主其能久之類非譏護魯人諱歌變風入雅樂之大半亦與本文自別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昔朱子論鄭衛不入雅樂馬氏端臨據左氏此條辨其說竊嘗因朱子之意推廣之蓋先王制樂金石奏必先考定樂章今雅頌二南及由是也此皆周室盛代著作垂之後世以為國家之典者小大雅刺厲幽諸詩蓋皆不在此列。按周雅詩不宜入樂歌[illegible]耳如邶鄘衛以下衰世

諸侯之風其詩僅私錄於人人。說亦見詩友問雖其時列國樂工或竊肄習之然非周先王所制樂章則吳國公子來請觀者周樂耳。晉之樂工安得取其詩與雅頌二南相雜而歌以亂先王之舊章廢國家之大法。如左氏云云乎。故不獨鄭衛里巷狹邪之辭不可以登諸朝廟之上用諸朝會聘問燕饗之際有如朱子所譏者詳見機饗就其他正者亦多衰世之意乃儼然比於盛代雅頌之音以辱賢公子之聽聞樂出自何王之典制何國之創法耶侍宴甯武晉饗叔孫誤歌樂章兩人猶知其非乃如此條引衰世變聲混入先王雅樂賢如季札絕不加譏惑

無是理或謂傳云自鄶以下無譏焉疑是左氏寓意焉然傳意實非謂此也解已見上若謂當日所歌或別有其詩而非今詩所存者則季札觀樂時去孔子甚近耳亦安得至刪詩之日而盡亡之竊疑左氏云云蓋因魯史有季札觀樂事遂依孔子刪定之書附會之然其說既有害於聖人編詩之意而又失當日正樂之微旨故詳辨於此以補朱子未盡之義至諸侯國風詩本非天子樂章所用說已詳詩次問故不復著

或疑魏晉將杜夔傳古雅樂四曲鹿鳴騶虞伐檀文王伐檀今魏風篇也以此推之邶鄘衛以下國風之

詩周代樂歌蓋亦嘗用之矣愚謂其說不然蓋魏晉時杜氏所傳即當日樂工所私肄習者及秦漢後古樂已亡惟此篇音節僅存遂誤以爲雅樂與鹿鳴騶虞文王三篇同稱耳非眞古樂之遺也或又疑左氏所稱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多取之國風然非禮之常又其說亦多左氏附會而未可盡信者詳後左氏引詩錄魏季札觀樂條未盡說亦附詳後註

又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象箾所謂象也象箾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樂韶箾即大韶也韶箾即大韶也見後周禮條下凡樂歌必兼及舞故略附其說但傳記所載多不見三百篇以其義無考故不悉論已上春秋傳說惟擇其大端著者辨之如此餘見後左氏引詩錄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及燕坐後無算樂賓出奏陔

鄭氏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故有鄉飲酒禮以此言之鄉飲酒者雖諸侯鄉大夫所行之禮然三年大比王者重興故取小雅鹿鳴以下天子燕飲樂歌之詩用之其竝

歌此數篇者，鹿鳴、魚麗、南有嘉魚，取以況其飲，而又有頌美之意。四牡、皇皇者華、南山有臺，則與其賢能入覲天子，服勞王事，為邦家光。鹿鳴、魚麗、南有嘉魚皆歌詠燕飲之事。而鹿鳴德音孔昭云云，又美嘉賓之德。服勞王事，謂四牡、皇皇者華；為邦家光，謂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又所以終頌美之。

笙詩及陔，以爲無義，則不可廢。陔，陔夏也。附見後周禮條下。

房中之樂

周南、召南本屬通用，家庭之化，上下一體故也。儀禮所稱，此爲得正，其別宗盛代制作之遺乎。

儀禮鄉射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無下歌、笙歌、間歌，及射奏騶虞，間若一，燕坐後無算樂賓

出奏陔

鄭氏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賈氏 公彥 疏云。鄉大夫三年大比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今考州長春秋會射比鄉飲酒禮爲輕。故祇歌合樂又行鄉飲酒禮後復行鄉射禮。亦祇歌合樂蓋合樂周南召南或謂之鄉樂 (見儀禮燕禮注) 以其得行於鄉也。故非三年大禮及既行大禮後復行射禮皆仍歌本樂而不敢上僭。則可以知古者詞作之意矣此亦儀禮說之正者。其射用

騶虞附見後周禮條下。

儀禮諸侯燕禮工歌笙歌閒歌合樂燕坐後無算樂賓出奏陔並同鄉飲酒禮

古者列國諸侯不得僭作天子雅頌之詩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之謂也其有天子之賜諸侯樂者或亦借歌天子之詩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鹿鳴以下是也此其事蓋周之盛代已有之成王賜魯伯禽天子禮樂其明驗也魯有天子禮樂舉[illegible][illegible]公大勳之者不同亦不當直賜天子禮樂也然既已受之則亦當歌天子樂章矣諸侯不得自

作詩故也。然已非當日作詩本意而後世諸侯大夫僭用天子雅樂之漸其卽始於此矣。說詳後禮記條下。但由今合考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諸篇其詩雖爲天子燕飲樂歌而作然篇內未有明指。此詩篇語意未有明指天子言者。卽以諸侯燕射借歌之稱屬周室變禮之初其義稍爲近正而非若後世僭歌文王大明諸詩之失禮蔑義爲尤甚也故儀禮一書蓋猶出於周之盛世傳習於聖人之徒而不詭於道但謂周公當日制禮之初所作則恐有未然耳。成王賜魯伯禽天子禮樂在周公既歿之後然則周室變禮之事其起於

周公之　夫子論次三百篇，而以鹿鳴諸詩冠二雅首，異後乎。

周室宣幽以上文武以下之詩同編，所以追述當日制作之本意，明其爲天子樂章，而非諸侯以降之所得僭歌，復明著其說於論語。（如云正樂雅頌得所，及譏三家舞佾歌雍僭上，所引天下有道云云。）以示天下後世聖人正樂之深心，不亦千載而如見也夫。（說詳後論語條下。）

儀禮燕禮後記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勺，鄭氏以爲卽酌，辨見前本篇。房中樂說云，弦歌周南召南，無鍾磬之節。

儀禮大射禮賓入奏肆夏公拜受爵亦奏肆夏工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及射奏貍首閒若一燕坐後無算樂賓出奏陔公入驁

諸侯大射歌小雅說已見上肆夏詳後周禮條下新宮或云小雅斯干篇貍首篇今亡驁驁夏也其篇亦亡並見後周禮條下已上儀禮說亦擇其大端著者附辨之

下周禮禮記同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

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國風周南召南爲合樂亦名鄉樂又名房中樂鄉人邦國皆用之其說已備詳儀禮惟豳詩無所見獨周官此條頗詳其古先王制作之遺乎今考七月篇首言授衣禦寒之事末言藏冰備暑之事皆聖人燮理陰陽之大端禮有迎寒迎暑亦猶豳風之意故周官籥章職奏之其義抑何典以切也但所謂豳雅豳頌者今三百篇蓋以其詩鄭氏三分七月以當之謬矣說見前小雅幾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祴夏驁夏（昭國語註作韶　祴儀禮作陔）

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杜氏註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今按九夏以闕無考但據春秋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天子之樂章也而儀禮諸侯燕射竝奏肆夏蓋亦變禮之事而非其本歟（賓禮奏驁祴同）不然則左氏之說謬也馬氏端臨又謂九夏禹大夏之樂名義或然而未有據存之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禮記玉藻同肆夏見上。采薺篇今亡。

又曰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成則告備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凡射以下。禮記射義同。召南騶虞篇。言春田之際禽獸之多。即射義也。貍首篇今亡。然考其名義亦猶騶虞之類凡射奏之以爲節。可謂得作詩之本矣但儀禮鄉射用騶虞諸侯大射用貍首。貍首用於尊也。騶虞用於卑也今周禮說反是。豈傳聞之誤歟。至如采蘩采蘋。美諸

侯夫人大夫妻奉祭祀之詩而用之以節射則其義不可曉徹篇今亦亾鄭氏云雖詩者謬也辨已見本篇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大咸堯樂也卽咸池鄭氏云亦黃帝樂名堯增修用之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

武武王樂也其曰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云云者隋牛弘姚察等議云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是也然以黃帝堯舜夏禹之樂分祀天地山川神祇而先祖與先妣不同樂則何說歟蓋周禮之亾也久孟子云諸侯去其籍今其書後出蓋多駁雜之論而未可盡據也故節錄之如此餘則闕之。

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記言善矣其周公當日制作之遺乎蓋今讀其詩而猶

想見之。

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此古者教人學樂習舞之節次也賈氏公彥周禮疏云大司樂教雲門以下六舞爲大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爲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卽六舞也今按勺舞以國無考然文王象舞春秋傳與大韶大夏竝稱則豈得謂之小乎賈氏以成童前習之而云小舞成童後習之而云大舞其說謬矣。

禮記仲尼燕居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此當有升歌清廟句）下管象武（衍武字）夏籥序興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云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明堂位祭統說見下條）

仲尼燕居云云。非孔子之言也。春秋傳說兩君相見歌文王。諸侯饗天子之辭也。今又偕天子廟頌矣。夫頌者歌以祭祀之詩也。雖天子之朝會燕饗用之猶曰非禮况諸侯乎。於事則益非其類。於義則愈無所取。故曰非

聖人之言也然其失禮之又甚則亦有由焉說詳見下

象文王樂也武言行文鄭氏解象武爲武王大武因謂大武亦名象者誤但文王象樂曰管則與舞不同蓋亦有其詩而今亡之夏籥大夏舞也振羽或曰振鷺也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斯言善矣然其歌詩亦有說焉蓋魯禘以文王爲自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故升歌清廟而下管象所以祭文王也佐以大武舞者則咸美武王之功耳且夫作清廟象武者其周公乎故咸有寓焉亦所以美周公也此魯當日僭禮之始猶未以制作之遺意其說可推而曉也惟前代樂詆取大夏而不及其他則義不可通或傳聞誤耳又按明堂位文王世子祭統並曰下管象又曰舞大武燕居云云祈

義可知此益見鄭氏謬合象與大武爲一之非葢文武兩樂不宜同名又象卽大武則二者不宜重出也一說燕居兼言象武亦與明堂位文王世子祭統同義而有闕文亦通餘說見下

禮記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此衰周時列國諸侯大夫僭用天子樂章之始也何以言之古者諸侯不得制作禮樂故無雅頌之詩其受天子賜者或取天子之詩借歌之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

鹿鳴以下是也此諸侯僭天子雅詩之始也周成王賜
魯禘祭魯行禘時遂歌周頌清廟及舞大武諸詩此諸
侯僭天子頌詩之始也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者惟周公
廟耳其後魯羣公廟皆踵而行之三家為桓公後遂立
廟私家而僭用天子禮樂故舞八佾歌雍焉此大夫僭
天子頌詩之始也古者大事行於廟如兩君相見亦行
禮廟中廟祭既僭歌天子頌詩故行饗禮時亦因而歌
之如前記云云者（謂燕君大饗歌清廟諸詩）此又諸侯饗禮僭天子
頌詩之始也他如魯宣宴甯俞為賦湛露彤弓晉饗叔孫

歌文王大明緜。則皆周初變禮諸侯燕射借歌天子雅詩之失積漸使然。又魯既因成王之賜僭用天子禮樂。於是列國諸侯受賜者皆僭用之。其大夫亦然。如楚令尹賦大明。韓宣子賦我將之類。見後左氏引詩錄。此列國諸侯大夫咸借天子雅頌之始也。然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子雅樂。則皆以天子之賜諸侯者為之始。故曰列國諸侯大夫僭用天子樂章之始也。自春秋傳及此雜引傳記諸說。略著當世僭禮之大端。而下文哀以論語明聖人編詩之意。與正樂之旨。以附詩義云。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此孔子正樂之大旨也春秋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其三家歌雍說則已見前蓋古者諸侯大夫不得歌天子之詩此風雅之辨也祭祀朝會燕饗各有其宜此雅頌之辨也其義並詳於下夫當日魯侯僭禮孔子畧而不言臣諱其君之義也惟季氏則切責而著明之所以罪其惡之尤甚耳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孔子正樂之一也蓋孔子所謂正樂者有二其一考其音節於樂官語魯大師云云是也其詳今不可得聞矣其一編次樂章以定其義今三百篇是也則如下文所推

論語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孔子正樂之一也蓋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

子禮樂而不辨其尊卑上下之等。祭祀朝會燕饗之宜。故風雅頌之詩樊然殽亂。而其義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朱子論語註云。是時詩樂頗殘闕失次。孔子未刪詩以前。三百篇之文。亦不可觀。蓋其閒必多舛亂失次。如傳記載當時宴會歌詩。風雅頌雜無分別。當日編次可知。後儒性或惑於左氏季札觀樂篇謬說。謂孔子未刪詩次第如此。遂指心忽略。不詳其義焉哉。孔子自衛返魯。歸而正樂。既已考其音節於樂官。復采大師所職。及當代所用祭祀朝會燕饗樂歌之節。合而論次之。或則編之風。謂如二南及豳。或則編之雅。謂如鹿鳴已至皇皇者華及文王大明緜諸詩。或則編之頌。謂如清廟振鷺雍武。諸詩。編之風者則與列國諸侯之詩竝次。明其為諸侯

以下之所得同歌也。謂二南及豳與邶鄘衛以下衰世諸侯之詩並次其實二南與豳非諸侯國風類也說詳詩次朝編之雅者則與宣幽以上文武以下之詩並次明其爲天子之制作而不可以替於下也。謂小大雅說詳詩與宣幽以上諸詩三次編之頌者則與祭祀宗廟天地山川鬼神之詩並次明其爲祭祀樂歌之用而與風雅不同類也。燕飲以惠羣下天子之重禮也其行於朝會與行於祭祀禮雖不同而其燕飲均也故其詩同編於雅。凡燕飲樂歌詩皆列大小雅朝會燕飲如蓼蕭湛露彤弓之屬祭祀燕飲謂祭畢燕父兄宗族如行葦既醉鳧鷖信南山之屬。祭祀以奉神明亦天子之重禮也其行於宗廟與行

於天地山川鬼神禮雖不同而其祭祀均也故其詩同編於頌凡祭祀樂歌詩皆列周頌。祭宗廟如清廟之屬祭天地山川如思文我將時邁之屬蓋風以達諸侯雅以尊天子頌以協天地宗廟山川鬼神是故事鬼神之道不可以或褻也故凡祭畢燕飲之詩編之雅不編之頌所以別神人也禮羣下之道不可以或替也故凡祭祀朝會燕飲之詩編之雅不編之風所以辨貴賤也然後風雅頌之義既明則頌詩用於宗廟而不得用於朝會如君臣相見不得歌清廟諸詩雅詩用於燕褻而不得用於祭祀如行葦諸詩非正祭祀所歌其他朝會燕褻詩亦然凡雅頌諸詩皆用

於天子之祭祀朝會燕饗而不得用於諸侯大夫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不言風者達於諸侯故也然則孔子編詩之意其即正樂之意也夫

鄭氏詩譜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漢興鄭氏康成爲禮家所宗故採其譜說一條並前傳記論詩諸書辨之以卒雅頌之義俾後學者大概往往仍用舊說故不復詳

鄭氏說皆本春秋傳儀禮禮記之文推廣之。許見孔氏疏。今按春秋傳及三禮其說之不合於義者。已不可強通。況復推廣之乎。鄭氏說同無足辨者至其上取下就數語。則尤害義。夫先王制禮。以定尊卑。以別上下。降尊於卑謂之替。用下干上謂之僭。上取則已近於僭。下就則又近於替。若此則上下尊卑之制蕩然矣。其害曷可勝言哉。今說已略具前辨。茲復合雅頌諸篇考之。蓋自大雅板蕩小雅節南山以下。凡刺厲王幽王詩不登樂歌。外說已見前。小雅祈父以下刺宣王詩同。其大雅文王小雅六月以下。頌美

先王先公之詩則或因事播之聲歌宣之金石以明昭盛德著成功勵後嗣之意然此非其常者至如天子燕羣臣嘉賓歌鹿鳴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菁菁者莪[illegible]桑扈業同燕使臣上文謂無事燕羣臣此謂燕其使臣獻四牡皇皇者華燕諸侯及朝會行禮歌蓼蕭湛露彤弓瞻洛裳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燕兄弟昏姻故舊歌常棣伐木頍弁車舝燕折衝武臣與勞遣戍役士卒歌采薇出車杕杜黍苗四篇乃後人借歌而夫子取之所以備燕樂也說詳詩次門既祭而燕歌行葦既醉鳧鷖假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借歌同凡郊廟山川祭祀歌周頌清廟

以下二十九篇周頌三十一篇內附臣工噫嘻戒農官詩不在此例故天子則歌雅頌諸侯則歌國風如儀禮鄉射燕歌合樂之屬侯國之正禮也其他不可得詳以例推之凡諸侯燕射諸禮蓋亦燕歌合樂而不敢上僭猶鄉射禮歟此其大略也近代學者惑於傳記駁雜之說乃以後世僭禮之事而失聖人編詩之意與正樂之旨使聖經之大義卒不明於天下嗚呼其亦甚矣愚故采輯其說而詳辨之如此

續補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辨

按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知其為周室變禮之事者以凡雅皆天子之詩新之說詳前總辨至其變禮之初今

已無可考但以義推之諸侯不得僭作天子雅頌之詩其借歌天子雅章蓋由受天子之賜而然此如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之例又諸侯燕禮並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以下十三詩笙詩亡闕在外與鄉飲酒禮同者蓋鄉飲酒禮乃侯國所常行故燕禮借歌雅章亦即襲用鄉飲酒禮之文而不辨其義故並歌諸詩如此其實雅歌樂章恐當依事分類不宜數詩混用也鄉飲酒並歌諸詩各有義理說已詳前其他天子燕饗凡罰歌合樂諸篇或可通用至無事燕羣臣歌鹿鳴燕使臣歌四牡皇皇者華或燕使臣並歌鹿鳴義猶可通以鹿鳴本篇義兼燕外國之使故也若無事

燕羣臣。其時既無出使事。恐不宜歌四牡。皇皇者華矣。
又四牡勞其來。皇華以遣之。勞者不必歌遣。遣者不必
歌勞。即此二詩。即此一端推之。可見儀禮所稱。已爲沿
恐亦當有分辨

襲變禮之事。而非制作之本矣。此條前說有所未盡。故
復申論於此。以補雅歌詩之義焉。

詩益卷之十九終

# 詩益卷之二十

金壇後學劉始興纂

## 左氏內外傳引詩錄 附辨

左氏內外傳引詩說。朱子與傳往往援據證驗。又所稱列國諸侯大夫宴會歌詩。近代學者。或復泥其義。辨駁本篇詩解。馬氏端臨輩。加鄭衛淫奔諸詩辨。左傳說辨駁朱子。略已見前辨。故集而論之。明其多附會之失。而不可為信。庶幾解學者之惑。又其大端亦可見當世辭禮之事。前雅歌詩既略陳之。而其小者備著於此云。左氏論凡不關詩義者。惟節錄所引詩辭。其傳文不復錄。若有關詩

義則詳録之而附辨其下焉。

內傳

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鄢傳 凡曰某傳者皆以經文爲主其無經文及外傳國語皆引本傳首句表之。○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云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既醉篇。傳引詩證潁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杜氏註云，莊公考思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類謂畸類也。朱子集傳云，類善也。凡左氏說詩，多與朱子不同。蓋傳文斷章取義，不一例也。今略採其一二著

若表之不能悉錄。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傳○君子曰風有采蘩

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采蘩采蘋召南篇名。行葦泂酌大雅篇名。

宋公和卒傳○君子曰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詩商頌玄鳥篇。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

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

詩衞風篇名。此曰賦者謂作詩也下載馳淸人同。詩曰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詩

有明文。故左氏據之。

桓六年北戎伐齊傳○鄭大子忽曰詩云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

桓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傳○君子曰詩云君子屢盟亂是

用長

詩小雅巧言篇

莊六年衛侯朔入衛傳○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

度矣云云詩云本枝百世

詩大雅文王篇枝今詩作支今按左氏傳意以樹木比子孫故支從枝朱子集傳云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與左氏小異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云云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閔元年齊人救邢傳○管仲言於齊侯云云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詩小雅出車篇

閔二年狄入衞傳。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衞風篇名。今誤作鄘風。詩曰歸唁衞侯。又曰許人尤之。詩亦自有明文。而左氏據之。

鄭棄其師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

淸人。鄭風篇名。凡左氏說詩。如碩人載馳之類。本篇皆有明文可據。惟此篇詩中不見高克事。左氏說深有裨詩義云。

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傳。士蔿對晉侯云云詩云懷

德惟寧宗子惟城

詩大雅板篇○惟今詩作維後同○

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詩大雅抑篇○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求入傳○公孫枝對秦伯云云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詩大雅皇矣及抑篇○

僖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傳○君子曰詩曰愷

爲君子神所勞矣

詩大雅旱麓篇愷悌今詩作豈弟後同

傳十五年秦晉戰韓傳○惠公在秦韓簡侍曰云云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傳今詩作噂

傳十九年宋人圍曹傳○子魚言於宋公云云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篇

傳二十年楚人伐隨傳○君子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

詩召南行露篇

傳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傳○富辰言於襄王云云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正月篇協今詩作洽

及邾戰升陘傳○臧文仲曰詩云戰戰競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小雅小旻及周頌敬之篇競競今詩作兢兢

傳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傳乃送諸秦下○他日公

饗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河水逸詩不見三百篇六月小雅篇名此曰賦者謂歌詩也說詳見後秦穆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此猶為賦天子之雅而不失其義者六月次章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故趙衰之言云爾

天王出居于鄭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又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詩小雅常棣篇左氏此條前云召穆公作詩後復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召穆公亦云不傳又以爲周文公之詩蓋左氏說亦得之傳聞而未有定解如此云

鄭子臧出奔宋傳○君子曰詩曰彼巳之子不稱其服又

詩曰自詒伊戚

詩曹風候人及小雅小明篇彼己之已今詩作其

僖二十八年晉楚戰城濮傳○君子謂文公云云詩云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民勞篇

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傳○臼季對文公云云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詩衛風谷風篇今誤作邶風

文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傳○秦伯曰周芮良夫之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詩大雅桑柔篇詩無芮良夫明文小序芮伯刺厲王語本此

文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君子謂狼瞫云云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小雅巧言及大雅皇矣篇

秦伯猶用孟明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云云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篇毋今詩作無彼爾

躋僖公傳○君子以爲失禮云云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詩魯頌閟宮及衛風泉水篇泉水今誤作邶風

文三年秦伐晉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云云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詩召南采蘩及大雅文王有聲篇

公如晉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公賦嘉樂

菁菁者莪詩小雅篇名嘉樂詩大雅篇名嘉今詩作假今按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贈答以明己志乃當時習尚如此孔子亦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然僭妄失禮之事往往而有故有以天子之詩諸侯大夫皆歌之而不自知其非也如大雅假樂篇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又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君子謂天子也受祿於天言天子受天之命而有天下也宜君宜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蔚遠焉又言其子孫世世爲天子而受天命天子又臨爲諸侯

也今晉諸侯也而魯君賦此美之何異三家之歌雍乎杜氏說義止取首章說對詳後夫此猶非燕褻用樂之常耳說詳見後既且播之金石協之工歌魯叔孫所謂是也孔子爲此懼故歸而正樂夫孔子不得位其所爲正樂者亦不過編次其樂章以定其義今三百篇是也至其聲歌雖嘗私訂於魯之樂官然當時天下未必信而從之而今亾矣左氏春秋傳說雖多所附會然亦可見當世僭竊之大端故復擇其著者擬前辨之義析衷之以推廣其說云

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云云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篇

楚人滅江傳○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
國爰究爰度

詩大雅皇矣篇

衞甯俞來聘傳○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
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
　湛露彤弓小雅篇名此條說見前雅頌類傳曰爲賦湛
露及彤弓杜氏註曰蓋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
故言爲賦今按杜氏云非禮之常此可推左氏所引賦
詩之義詳見後文又傳云爲賦未嘗明言工歌也然下
文寗武子又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杜氏云公命樂人說亦
可通餘說並詳後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君子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黃鳥秦風篇名○又詩大雅瞻卬篇黃鳥篇首章曰誰從穆公子車奄息二章曰子車仲行三章曰子車鍼虎詩自有明文杜氏據之

文七年秦晉戰令狐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云云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

板詩大雅篇名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傳○或謂子舟云云子舟

曰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詩大雅烝民及民勞篇。

文十三年公如晉傳○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鴻鴈四月采薇皆小雅篇名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小雅雨無正及周頌我將篇。

宣二年宋鄭戰大棘傳○君子謂羊斟云云詩所謂人之無良云云

詩衛鶉之奔奔篇今誤作鄘風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傳○士季對晉侯云云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詩大雅蕩及烝民篇又詩北風曰雄雉詩也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詩大雅板篇杜氏云辟邪也辟法也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朱子集傳解兩辟字皆作邪僻義其說不同

宣十一年晉狄會欑函傳○郤成子曰詩曰文王旣勤止

詩周頌賚篇

宣十二年晉楚戰邲傳○隨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武曰無競惟烈孫叔曰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又君子曰詩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汋武旹句頌篇名汋今詩作酌又詩小雅六月篇又頌
周頌時邁篇武卒章周頌武篇武三今周頌賚篇鋪時
之繹今詩作敷武六今周頌桓篇說並詳前辨又詩小
雅四月篇爰今詩作奚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羊舌職曰詩曰陳錫載周
詩大雅文王篇載今詩作哉後同

宣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傳○羊舌職曰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篇

宣十七年范武子將老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巧言篇

成二年晉齊戰鞌傳○賓媚人對晉人云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又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詩大雅既醉及小雅信南山商頌長發篇布今詩作敷

楚莊王欲納夏姬傳 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齊下○申叔跪曰異

哉夫子有三畢之懼又有桑中之喜云云

桑中。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

盟蜀傳○子重曰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君子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詩大雅文王及假樂篇

成四年公如晉傳○季文子曰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周頌敬之篇。

成七年吳伐郯傳○季文子曰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詩小雅節南山篇。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傳○季文子餞之云云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詩衞風氓及大雅板篇爾今詩作諫。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傳○君子曰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詩大雅旱麓篇

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穆姜出於房再拜云云賦綠衣之卒章

韓奕大雅篇名綠衣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大雅韓奕之五章言蹶父爲韓姞相攸與致女事合又其所詠乃諸侯之事左氏傳中歌詩皆此類猶爲近正云

楚公子嬰齊必啓傳○君子曰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成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傳○郤至對子反云云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詩周南兔罝篇。

成十四年衛侯加晉傳○甯子曰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詩小雅桑扈篇觩今詩作觩傲今詩作敖。

成十六年晉楚戰鄢陵傳○申叔時對子反云云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詩周頌思文篇。

襄二年夫人姜氏薨傳○君子曰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又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偕

詩大雅抑及周頌豐年篇皆今詩作偕。

襄三年祁奚請老傳○君子謂祁奚云云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詩小雅裳華篇。

襄四年叔孫豹如晉傳○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云云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

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
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諮諮親爲
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肆夏之三今亾文王大明緜大雅篇名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小雅篇名此條說詳雅歌辨又按古者燕饗用樂
之章各有一定樂章如儀禮鄉飲酒燕禮所歌是也至
如左氏內外傳稱宴會賦詩則又賓主贈答因時喻事
以明己志此蓋在常禮之外其詩亦非一定樂章故或
旁及變風變雅諸篇然其詞出于左氏附會者亦復不

少說並附見各條下。按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或旁及逸風變雅諸篇故當時樂工或私肄習之左氏因附會其詩誤引變風編入雅樂如季札觀樂篇云云耳或疑恐是魯國樂工私肄肄習故誤爭及此非左氏附會然變世周風非先王樂章肄一二愚人詎知之季札不應泊自可注文札明明請觀周樂魯國樂工亦斷不敢以此目眩惑欺此左氏之附會而失其義者非當年事實也今考左氏前後所引歌詩之類惟此條獨曰金奏云云工歌云云蓋如叔孫所識雖皆沿襲失禮之事已詳前卷然當時必以為燕饗用樂之常故左氏內外傳載之獨詳外傳此條見後其他賦詩加在常禮外者則曰某賦某詩而已凡左氏附會失實之說已失古者雅樂之義然其大略所存猶可

依詠以明也。

或又曰。左氏所稱賦詩。在常用樂歌外者。大半皆其人自歌。故曰某賦某詩。其或用工歌者。則曰使工。如使工為之誦茅鴟。使大師歌巧言卒章之類。若工歌自賦。說可兩通者。則曰為賦。如魯宴甯武為賦湛露彤弓之類。說已見詩。左氏明文可考也。設謂賦詩必盡屬瞽矇。則如垂隴之享趙孟。七子成歌。鄭郊之餞韓宣。六卿並賦。更迭之奏。既嫌怱擾不暇。而倉卒之命。亦恐非其素習也。按此說亦可通。存之。

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君子謂楚共王云云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傳○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又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召南行露及小雅節南山小明篇。

衞孫林父來聘傳○穆叔曰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詩召南羔羊篇。

襄八年楚公子貞伐鄭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淸人壽幾何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小雅小旻篇。

晉士匄來聘傳○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摽有梅召南篇名。角弓。彤弓。小雅篇名。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今按宣子之言是矣。然魯以諸侯享大夫。而歌天子享諸侯

之詩終非禮也

襄十年晉滅偪陽傳○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衛風簡兮篇今詩作㦸風

襄十一年魯肅魚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辭曰云云

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詩小雅采菽篇便蕃今詩作平平帥今詩作率杜氏曰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朱子集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

襄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傳○君子曰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大雅文王及小雅北山篇

吳侵楚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詩小雅節南山篇

襄十四年會吳於向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云云對曰云云賦青蠅而退

青蠅小雅篇名

十三國伐秦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士

鞅對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云云

匏有苦葉。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甘棠召南篇名。

衛侯出奔齊傳○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小雅篇名。案凡歌詩。有取全篇爲義者。如秦穆公賦六月。及魯君賦嘉樂。季武子賦彤弓之類是也。有取章句爲義者。如此歌巧言卒章。及魯穆叔賦載驅四章。季武子賦常棣七章以卒。郈工師駟赤取揚水卒章四

言之類是也二者初無定例但旣歌全詩則其義卽不徒在一章一句而義祗取章句卽不必復歌全詩所謂斷章取之者。襄二十八年傳曰賦詩斷章 蓋皆指章句而言若歌全詩必有合於篇內大意而後取之此其大略也以此推之凡左氏所稱歌詩得失之舉可依類而明矣。凡賦詩並同此例。

又案杜氏註說有云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愚謂杜氏說不然蓋凡左氏所稱宴會賦詩義多附會駁雜而不可

強通故杜氏曲解如此然非左氏本義也今考宗穆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取六月次章義也（說已見前）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取桑扈卒章義也（詳後）鄭享宋華定賦蓼蕭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又兼取全篇四章之義（詳後）豈得謂祇取首章義乎據此數條注亦可知左氏歌詩本無義取首章之說又如左氏稱楚令尹公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詳見後）若凡歌詩義祇取首章則但云歌大明可耳固不必分別言首章矣劉炫據此條規杜氏以為

非是。其論甚正。今從
依劉氏說。并廣之。　杜氏註鄭子展賦將仲子云義取
衆言可畏。鄭伯有賦鶉之奔奔云。義取人之無良我以
爲兄。我以爲君。說並詳後。則又取本篇全詩及末章爲義。說
亦自相矛盾。以此推之。杜氏曲解而不可爲據信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傳〇君子謂子囊云云詩曰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篇傳引詩曰忠也杜氏曰忠信爲周毛
傳義同。朱子集傳云。周。鎬京也。
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傳〇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

人云云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詩周南卷耳篇左氏此條毛鄭氏舊解從之然非詩義也朱子集傳云周行大道也

襄十六年叔孫豹如晉傳○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圻父鴻鴈小雅篇名圻今詩作祈

襄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傳○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云云賦六月

黍苗六月皆小雅篇名今按此二篇乃美尹吉甫召穆公佐命宣王之詩而晉魯之大夫賦之以美晉君杜氏註黍苗云喩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註六月云以晉君比吉甫出征匡王國左氏賦詩若此類義猶可通也

齊及晉平傳○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

襄二十年季孫宿如宋傳○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公餽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

常棣魚麗南山有臺皆小雅篇名

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傳○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又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祁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大雅抑及周頌烈文篇

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傳○君子曰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

詩大雅抑篇

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云云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

詩小雅南山有臺及大雅大明篇

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傳○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云云又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衛風谷風及大雅烝民篇說今詩作閱皇今詩作遑○

襄二十六年會澶淵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晉侯言衛侯

之罪云云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嘉樂大雅篇名。蓼蕭小雅篇名。緇衣。將仲子。鄭風篇名

轡之柔矣逸詩。不見三百篇。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

魯齋王氏說附見後。嘉樂篇辨略已見前其小雅蓼蕭

篇義猶湛露也。蓼蕭湛露並天子燕諸侯之詩。今諸侯享諸侯而歌之。

者出寧武下矣將仲子。婦人之作也晉君告二國以衛

罪將衛侯公復爲。孫林父以戚叛如晉衛人侵戚東鄙。殺晉戍三百人。故晉爲林父執衛侯。而子展

賦此詩。不類甚矣。詩意與晉衛事全不關涉。杜氏云義取衆言可畏

則但賦末章畏人之多言數語可耳。何必歌全詩哉。此

蓋左氏附會之說而非其實或乃掾此辨別本篇詩意
不益謬乎吳氏說見前辨
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傳○聲子對令尹子木云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大雅瞻卬及商頌殷武篇
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
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相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今康封雖無禮焉有歌此而

不知者蓋左氏附會其說如此未敢以爲信也

盟宋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云云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草蟲召南篇名鶉之賁賁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黍苗隰桑桑扈皆小雅篇名野有蔓草鄭風篇名蟋蟀唐風篇名今按伯有鄭大夫也鄭享晉趙孟于垂隴時鄭伯在坐而伯有賦鶉之賁賁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鄭伯將安之乎抑鬬之而要然起也蓋左氏欲以明其人之將見殺耳豈足深信乎鄭人殺伯有事見襄三十乎凡左氏傳中賦詩誠其附會失實頗多此類今不悉辨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已見前本篇小雅桑扈末章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趙孟云云蓋取此詩末章之

義如此。

宋左氏詩賞傳○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何以恤我

我其收之

詩鄭風羔裘篇已、今詩作其、又詩。杜氏曰、逸詩也、不見

三百篇。朱子集傳引作周頌維天之命篇。攷詩假以溢我作何以恤

我。今依詩本文義解見本傳

[illegible]傳○晉侯饗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大雅篇名。

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

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二十九年公至自楚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詩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葬靈王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詩小雅四牡篇。

城杞傳○子大叔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正月篇。

吳子使札來聘傳○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氏此條見前雅歌諸篇其說之附會夫實者既詳論之矣但左氏去聖人未遠則其書猶存孔子之舊故此條內多可採者詩義往往依之以明學者節取焉可也

論已附見詩次　至國風次第略與今詩不同或傳聞異同故不復著。

僞或左氏稍易其序以自别於孔子皆未可定先儒據此遂謂孔子未刪詩文序蘆陵歐陽氏說蓋誤信左氏而未之考耳說並附見前辨下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傳○禆諶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詩小雅巧言篇

襄三十年會澶淵傳○君子曰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詩大雅文王篇又詩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傳○叔向曰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詩大雅板篇協今詩作洽繹今詩作懌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傳○文子言於衛侯云云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篇

衛侯在楚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云云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又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詩云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

詩大雅蕩篇又詩大雅抑篇又詩衞風柏舟篇今誤作鄁風又詩大雅既醉及皇矣篇衞風柏舟篇左氏載北宮文子語直稱衞詩而不稱邶詩此亦衞風三十九篇不分爲邶鄘之一證也

昭元年會虢傳○趙文子曰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楚王對曰小旻之卒章善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又叔向對趙孟云云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詩大雅抑篇。小旻小雅篇名。大明大雅篇名。小宛小雅篇名。以詩小雅正月篇。滅今詩作威。楚令尹公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齊王氏說附見後。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傳○鄭伯兼享之趙孟賦瓠葉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蘩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

瓠葉常棣皆小雅篇名鵲巢采蘩野有死麕皆召南篇名。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說已詳前辨。

叔弓帥師疆鄆田傳○君子曰詩曰無競維人

詩大雅抑篇

楚公子比出奔晉傳○叔向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詩大雅烝民篇

昭二年晉韓起來聘傳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武子賦甘棠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緜大雅篇名角弓節小雅篇名甘棠召南篇名淇澳木瓜衛風篇名武子賦緜詹齊王氏說附見後小雅節卒章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今武子

對晉大夫歌此詩所謂究王訩訛爾心者何謂乎其無

理明矣。杜氏註義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按杜氏說詩上兩句義豈不能曲解也

此亦左氏之附會而非其實者宣子賦木瓜蓋借篇中

投報永好之義然本篇詩意固不必泥此也或乃據之

而疑朱子傳解過矣詳對呂氏說見前辨

叔弓如晉傳○叔向曰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詩大雅民勞篇

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傳○君子曰詩曰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巧言篇。

鄭伯如晉傳○君子曰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衛風相鼠篇今誤作鄘風。

鄭伯如楚傳○楚子饗之賦吉日既饗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小雅篇名。吉日。美周宣王田獵之詩。今楚子將出田歌之。其借喻不辨而明。

昭四年大雨雹傳○季武子問於申豐云云對曰七月之卒章云云

七月豳風篇名

襄二十五年鄭子產作郎賦傳○子產云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昭五年舍中軍傳○仲尼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抑篇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傳○叔向使貽子產書云云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周頌我將及大雅文王篇

宋華合比出奔衛傳○左師曰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詩大雅板篇毋今詩作無

楚公子棄疾如晉傳○叔向曰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角弓篇

昭七年楚子之爲令尹傳○芋尹無宇辭曰云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北山篇

日有食之傳晉侯問於士文伯○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葳云云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衛侯惡卒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云云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詩小雅常棣篇鶺鴒令詩作脊令

公至自楚傳○仲尼曰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詩小雅鹿鳴篇

季孫宿卒傳○伯瑕對晉侯云云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詩小雅北山篇憔悴今詩作盡瘁

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楡傳○叔向曰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詩小雅雨無正篇

昭九年築郎囿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靈臺篇

昭十年齊欒施來奔傳○陳桓子曰詩云陳錫載周

詩大雅文王篇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傳○臧武仲在齊聞之云云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詩小雅鹿鳴篇佻今詩作恌

叔孫婼如晉傳○昭子語諸大夫云云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

詩小雅正月篇

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傳○爲之賦蓼蕭弗知又不答

賦昭子曰寡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

不受云云

蓼蕭小雅篇名。詩首章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二章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三章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四章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邵子云云兼取全篇之義如此。

楚子狩於州來傳右尹子革對楚子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昭十三年會平邱傳○仲尼謂子產云云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詩小雅南山有臺篇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傳○叔孫昭子曰詩曰宗周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詩小雅雨無正篇肄今詩作勩

晉韓起聘鄭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

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蘀兮皆鄭風篇名

我將周頌篇名。子大叔賦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此何語耶而歌於大國之卿之前此亦左氏之附會而非其實者毛鄭氏解詩從此義謬矣宣子賦我將則又僭妄失禮之一端也我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詩宣子對鄭大夫歌此其僭妄亦易明巳上春秋傳賦詩說今惟摘其著者論之如此蓋此雖非古者用樂之常然以天子之樂章諸侯大夫皆僭歌之孔子所

爲正樂也。晉齊王氏詩辨亦謂晉侯之賦假樂齊侯之賦蓼蕭諸侯僣天子之詩也楚公子圍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大夫僣天子之詩也讀者因此推廣之可以得聖人正樂之旨矣又其甚者當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所賦或旁及變風變雅諸篇中間復多左氏附會以謬亂其說。凡左氏載賦詩及變風變雅者說尤多不可通其爲附會易明讀者詳之。後之學者因疑衰世之作竝入先王雅樂。如史遷謂三百篇皆弦歌之求合韶武之音云云。其害義不亦滋甚乎故不可以無辨。

昭十七年小邾子來朝傳○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
公賦菁菁者莪
　采菽菁菁者莪皆小雅篇名
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傳○晏子對齊侯云云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又詩曰德音不瑕
　詩殷頌烈祖篇嘏今詩作假又詩豳風狼跋篇
鄭子產有疾傳○仲尼曰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百祿是遒

詩大雅民勞篇又詩商頌長發篇

昭二十一年葬蔡平公傳○昭子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詩大雅假樂篇

昭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傳○沈尹戌曰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篇

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傳○子大叔對范獻子云云詩曰

餅之罄矣惟罍之恥

詩小雅蓼莪篇

吳滅巢傳○沈尹戌曰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詩大雅桑柔篇

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又樂祁曰詩曰人之云亾心之憂矣

新宮逸詩也不見三百篇或曰卽小雅斯干車轄小雅篇名轄今詩作舝又詩大雅瞻卬篇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傳○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又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大雅大明篇又詩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小雅車舝篇

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傳○叔游曰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詩大雅板篇

晉韓宣子卒傳○成鱄對魏子云云詩曰惟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仲尼聞魏子之舉云云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皇矣及文王篇雖此文王今詩作王季王此大國今詩作大邦左氏度其明類等字義毛鄭氏舊解引之朱子集傳多不從今考之詩意亦不盡合也

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衛彪傒曰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詩、大雅板篇、不今詩作無。

公羨於乾侯傳○史墨對趙簡子云云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定四年吳入郢傳○鄖公辛曰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詩大雅烝民篇無衣秦風篇名

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傳○君子謂子然云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云云又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靜女。竿旄衛風篇名。靜女。今誤作邶風。竿旄。今誤作鄘風。竿。今詩作干。又詩。召南甘棠篇。

定十年晉趙鞅圍衛傳○君子曰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衛風相鼠篇。今誤作鄘風。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傳○郈工師駟赤對叔孫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揚水唐風篇名。

哀二年晉鄭戰鐵傳○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詩大雅緜篇。

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傳○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又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詩大雅假樂及商頌殷武篇。命以多福今詩作封建厥福。

哀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傳○子貢私於使者云云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

詩大雅抑篇順今詩作訓

外傳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傳○祭公謀父曰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右周頌時邁篇內傳云武王克商作頌此又云周文公之頌說見前裁

厲王說榮夷公傳○芮良夫曰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

詩周頌思文及大雅文王篇

鄭人伐滑傳○富辰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詩小雅常棣篇毛傳云召穆公作今云周文公二說不同辨已見前

晉既克楚於鄢傳○單襄公曰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大雅旱麓篇

穀洛鬬傳○大子晉諫靈王云云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

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又詩曰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詩大雅桑柔及蕩篇近在夏后之世今詩無近字

晉羊舌肸聘於周傳○叔向告單之老云云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又詩曰其

類詳何宜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緝熙上今詩有於字亶作單又詩大雅既醉篇傳解昊天有成命及既醉篇章句義毛鄭氏舊解同朱子集傳多不取今以詩意考之亦不盡合也但道成王之德一語朱子據之爲說云

景王將鑄大錢傳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

一詩大雅旱麓篇鹿今詩作麓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傳○衛彪傒見單穆公云云屬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魯語

叔孫穆子聘於晉傳○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

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此與內傳襄四年文大同小異說見前

諸侯伐秦傳○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

匏有苦葉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傳。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

綠衣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齊閭邱來盟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那商頌篇名。

晉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傳○齊姜氏言於公子云云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又鄭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宋公孫固言於襄公云云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鄭叔詹曰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楚子曰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

詩大雅大明。及小雅皇皇者華。鄭風將仲子。商頌長發。周頌天作。曹風候人篇。莘莘。今詩作駪駪。己。今詩作其。

采菽黍苗六月皆小雅篇名鴻飛河水皆逸詩不見三百篇韋氏以鴻飛爲小宛河水爲沔水義無可考

文公問於胥臣傳○胥臣對文公云云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詩大雅思齊篇

楚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傳○伍舉對靈王曰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詩大雅蕩篇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傳○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懿戒卽詩也舊說作大雅抑篇辨見本詩

靈王生傳○白公子張對靈王曰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詩小雅節南山篇按雅頌辨及此已畧辨當世借禮之

事與孔子正樂之大凡矣。後世編詩之說皆有宜書撰者

蓋三百篇未經聖人刪定之書。今已無考。然如國風邶鄘衛以下無夷厲以前之詩。蓋據國風時世可考者如此。二雅亦無康夷間詩。據此以推。凡變風變雅之簉附聖經以垂久遠者。蓋皆起于孔子。說詩詩次前。又按凡詩以風不傳首風多。謂孔子盡刪之。恐無是理。

舊說古詩三千孔子刪至三百。今亦未敢深信。則其編定義例亦皆創自孔子可知。故以二南與幽與邶鄘衛以下衰世諸侯之風同編。古者諸侯國風。不登天子樂章。故列國不傳盡代之詩。說詩詩次間以此推之。可見諸侯國風古蓋未有與二南同編者。小雅鼓鍾篇曰以雅以南不日以雅以風。亦是一證。又以風宜之雅上接

成王，閔其亾而錄其存，蓋皆聖人編定之意所關斷也，他如當代所用祭祀朝會燕饗樂歌之詩，宜在雅者則歸之雅，宜在頌者則歸之頌，蓋准後先王之舊以去當日樊亂失次參惑錯亂之病，樊亂失次，謂詩篇；參惑錯亂，謂樂歌。而非有所創矣。二雅惟祭詩與宜燕時詩間次，亦是孔子特創義例，如此此與國風首二南，終豳，中間以邶鄘衛以下衆風諸詩，並取盛衰相間之義實皆詩之。學者惟誤於左氏季札觀樂篇，謂因疑孔子之前，三百篇已自成書，遂昧而弗之察耳，故卒附論於此，以終詩益之義。

詩謚卷之二十終